



黃崗山白灰蝶

黃腹角雉

網上圖片

資料圖片



掃碼睇片

「在武夷山國家公園的秘境中，萬千生靈歷經漫長的進化歷程，為適應大自然的變遷而凝練出獨特的生存策略。我們將這萬千生靈視為朋友，每當發現一種新物種、拍到一幅珍貴的影像，或是見證生命的奇妙現象時，心中都會湧起難以言喻的喜悅。」51歲的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管理局四級調研員程林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作為國家公園的守護者，儘管他與同事們長期身處清苦寂寥的工作環境，但投身於自己熱愛的事業，即便再苦再累，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樂趣。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慧 江西報道



●程林(右)指導巡護員李凱安裝紅外相機。

武夷山「保二代」製逾4600植物標本 發現13全球新物種

數十年深山科研 護萬千生靈秘境



●晨光下的武夷山主峰黃崗山。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鑽荊棘攀懸崖 風餐露宿成家常

特稿

走進程林的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桌上堆滿的工具書和資料書，另一側則擺放着一堆調研設備所需的電池，旁邊的椅子上堆放着兩個厚厚的抱枕。他說，儘管大家已經小心翼翼，但在山間摔倒仍是「家常便飯」，他的腰傷已成為頑疾。他還拿出單位在不同年份間發表的論文集進行對比，顯而易見，最新論文集更為厚重。

他回憶道，早年參與科研調查時，因交通工具匱乏，許多路程只能徒步穿越。若調查工作量驟增，預備糧食不足，大家便節衣縮食，甚至採集野菜野果充飢；缺乏床鋪，便鋪枯草席地而臥；無燈光照明，便點燃松香取亮。每日白天在野外採集數據，夜晚則在松香映照下整理資料與數據。

更為艱難的是，茂密的山林幾乎無路可走，大家需不時扒開或繞開密密麻麻的荊棘，跋涉前行。鑽荊棘、攀懸崖，夏日蚊蟲叮咬、毒蛇擦身而過，被突如其來的大雨淋成「落湯雞」，都是他的日常生活。

驚險對峙2米高黑熊

他至今仍記得26年前在野外，一次與黑熊的僵持對峙。「我們在趕往樣地的途中，附近傳出一聲悶吼，大家馬上意識到是黑熊在叫，本能地一動不動。一隻站起來有2米多高的黑熊正在撕竹筒吃，可能被我們的出現嚇到，發現我們沒有攻擊意圖，加上一排茂密的腫節竹起到隔離緩衝作用，僵持10

珍禽種群復甦的「溫情支柱」

武夷山旗幟物種黃腹角雉對棲息環境要求極為嚴苛，主要體現在對氣候、植被類型和人類活動的敏感性上。通過加密紅外相機和最新監測數據分析，顯示黃腹角雉分布的海拔範圍擴大至現在國家公園的415—2,152米，種群數量較2023年的約700隻，增至約940隻。此外，武夷山自1981年設立省級自然保護區以來，未曾發生森林重大生態破壞事件。

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管理局局長范強勇特別指出，在武夷山，有三個群體尤為令人欽佩，分別是：默默奉獻的老職工、可愛的家屬們以及熱愛武夷山的原住民。例如，二級調研員劉江南的愛人在課餘時間自學生態知識，隨後開展自然教育，讓孩



●程林(中)向同事們講解夜間監測的技術要點。

多分鐘後，黑熊才扭頭漫步向深山。等黑熊走遠，大家臉上也慢慢恢復血色，身上的衣服都已被汗水浸透。」

「單位明文規定，禁止獨自前往野外，必須結伴而行。在野外，意外常不期而至，我們互相照顧，特別注重傳幫帶，為武夷山保護事業發展貢獻力量。」他曾跟隨父親那一代的老保護區人爬山巡護，學到了上山要輕裝簡行、下山要側身走且半屈身子，以及辨別飛禽走獸、花草樹木的方法；也在黃腹角雉研究專家程松林那裏，以更系統、科學的方式進行學習。如今，他也將所學所知傳授給其他同事。

子們對武夷山有更深入的了解；原住民們積極參與聯防隊，投身森林防火工作，有的村民在新建房屋時，堅持不破壞燕子窩。

跟隨程林上山的途中，通訊信號逐漸微弱，手機幾乎處於失聯狀態。程林感慨道，「從事科研的同事們，一年有100多天在山上，下山後也有許多後續工作要做，因此我們很少有時間陪伴家人，很多家事需要靠家人自己解決。從這點來講，我們確實有愧於家人。我的父母是老職工，他們特別理解我，為了彌補我在家庭的缺位，才進城幫忙操持家庭。但令我遺憾的是，父親離世前最需要我陪伴的時候，我沒有在他身邊。」



黑麂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黃崗角雉

網上圖片

話你知

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是指由國務院批准設立，以保護具有國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目的，實現自然資源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陸地和海洋區域。國家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逐步將自然生態系統最重要、自然景觀最獨特、自然遺產最精華、生物多樣性最富集的自然生態空間納入國家公園，實行嚴格保護。

武夷山國家公園橫跨江西、福建兩省，江西片區面積1,280平方公里，福建片區面積1,001平方公里。作為中國首批5個國家公園之一，是唯一涵蓋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的國家公園，主要保護對象為山地森林生態系統、珍稀物種及其棲息地，瀕危野生動物及其相關生態過程，以及原生境等。江西片區森林覆蓋率高達98%以上，目前已記錄各類生物物種5,102種，其中，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植物2種、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14種，保存了江西45.1%的野生高等植物和57.7%的野生脊椎動物遺傳基因。

程林的父母是武夷山保護區(武夷山國家公園前身)的首批職工，因此他被稱為「保二代」。1996年，他從江西省南昌林業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該保護區工作，並長期堅守在科研一線崗位。他的主要職責包括森林資源調查、生態監測及科研工作，先後完成了4,600餘份植物標本的採集和製作，同時還專注於兩棲動物的研究，並參與了《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片區)總體規劃(2022-2030年)》的編制工作。

每年深山調查工作至少120天

每年，程林在深山中的野外調查工作時長至少120天，他將這份工作浪漫化，笑稱自己總是「身披朝陽而出，踏着夜色歸來」，踏遍了武夷山脈的溝壑溪澗，穿梭於晨霧繚繞的林間和清脆鳴響的溪畔，潛心研究大自然的奧秘。

在山林中，他們通常選擇有花有果形態特徵的植物製作標本。根據需要，用枝剪截取代表植株各個形態特徵的樣本後，帶回山上的工作室或保護站，進行壓製乾燥，經過消毒處理，再裝訂上台紙(編者註：專門固定標本、不含酸性化學成分的紙板，較少侵蝕與破壞脆弱的植物標本)，並附上採集信息，進行裝訂保存，最後進行鑒定。

「我們通常藉助工具書來鑒定不熟悉植物的科、屬、種，並參考種的描述及插圖，查閱原始文獻，核對每一種植物的文字描述及它的形態特徵。」程林說，若遇到疑似新種或難以確定的情況，會藉助DNA技術進行比對。

克服心理障礙 與蛇「和諧共處」

程林認為，武夷山堪稱知識的沃土，蘊藏着諸多等待人類揭開的奧秘。鑒於江西管理局科研團隊人手有限，團隊成員普遍採取交叉作業模式，既明確分工，又緊密合作。

他介紹道，「我學的專業是林學，主要研究植物分類，同時兼顧研究兩爬、獸類及鳥類動物；有的同事專注於生態學研究，兼顧進行鳥類調查監測；還有研究獸類的同事，同時擅長無脊椎動物領域。我們在實踐中學習，不斷拓寬知識領域，這既源於個人興趣，更出於強烈的責任感。」

他說，在野外調查時，他們很少直接接觸動物，一般是通過紅外線相機採集動物影像數據。若與爬行動物接觸，尤其是在夜間進行調研時，存在一定風險。而從事科研工作，必須將風險降至最低。「初次接觸蛇類時，我不僅僅是頭皮發麻，甚至連靠近都不敢，雙手也僵住了。在長年累月的野外調研中，我不僅克服了心理障礙，也學會了解蛇類的習性，確保在接觸時，蛇感受到的不是攻擊威脅，而是安全和舒適。」

突破學術前沿 確立「黃崗三寶」地位

早年巡山時，科研人員缺乏GPS和現代化智能工具，僅憑羅盤儀、標尺、皮尺等傳統工具進行實地測量，全靠雙腳一步步丈量土地。程林對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片區的地形地貌和資源狀況了如指掌，從未迷路或出現險情，因此被當地村民譽為武夷山的「活地圖」。在他的帶領下，村民們成功完成了6,300餘畝毛竹的分山到戶工作。

近年來，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管理局健全了高水平的科研支撐體系，實現了技術平台、物種發現、學術研究的前沿成果突破。其間，程林和同事們聯合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共同完成了高等植物、脊椎動物的資源調查，確立了以中國特有瀕危雉類黃腹角雉、中國特有瀕危獸類黑麂和中國特有孑遺植物南方鐵杉為代表的「黃崗三寶」地位。黃腹角雉的研究、棲息地保護及生態修復案例入選環境保護部、國家林草局等7部門聯合開展的「長江經濟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評估十佳」。

自國家公園2021年設立以來，程林及其團隊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相關研究論文46篇，其中在國際期刊發表相關論文17篇；發現包括黃崗鼯鼠、黃崗山鱗蠅、黃崗山白灰蝶在內的全球新物種13個。

「兩山」轉化促增收 歡迎灣區青年創業

武夷山國家公園江西管理局局長范強勇表示，江西片區在探索「全民共享公園」的理念，摸索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兩山」轉化路徑，利用生態優勢推動人們高質量生活。

據悉，江西片區充分利用萬里茶道起點的文化資源優勢，策應國家公園全民共享的理念，結合自然教育和生態體驗建設，對桐木關、分水關段古茶道進行提升修繕。周邊群眾從農家樂和茶產業中獲得的收益持續上升，同一家庭年收入由2020年的10萬元(人民幣，下同)增長至2024年的25萬元，增收150%。

同時，范強勇透露，江西管理局擬與第三方合作開展馴化與放養，打造多元化林下經濟。

范強勇還表示，歡迎大灣區居民來此呼吸新鮮空氣，品嘗生態美食，尤其是大灣區青年人可來此研學實踐、投資創業。據悉，國家公園的成立，推動了當地高端民宿的建設，吸引了社會資本參與。